

新文学选集第一辑

鲁迅选集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
开明出版社出版



新文学选集

鲁彦选集

开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彦选集/鲁彦著. —北京:开明出版社, 2015.7

(新文学选集. 第1辑)

ISBN 978-7-5131-2162-0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7544 号

责任编辑:卓玥 王月梅

书 名:鲁彦选集

出版人:陈滨滨

著 者:鲁彦

编辑者: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茅盾

出 版:开明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25 号青政大厦 6 层)

印 刷: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8 * 210 1/32

印 张:8.375

字 数:174 千字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一版

印 次:2015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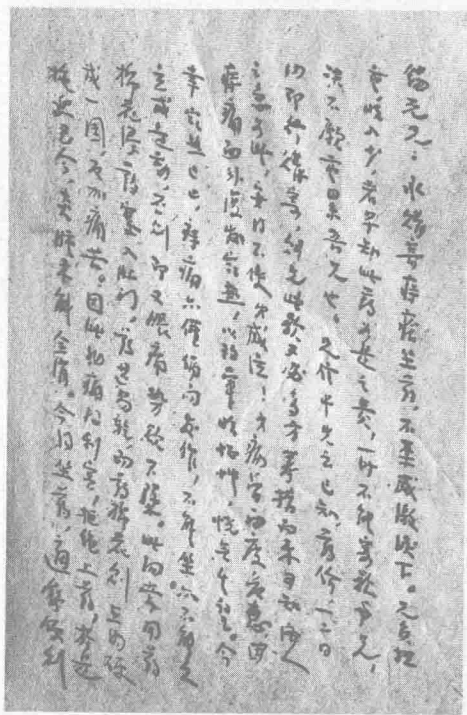
定 价:22.00

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联系电话:(010)888176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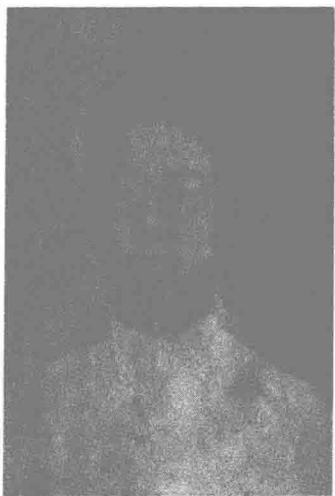


鲁彦先生遗像

一九二八年二十八岁摄于镇海老家



手迹



一九二零年二十岁时摄
在北京开始文学生涯



一九三一年与家属摄于鼓浪屿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就成立了“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新文学选集”，文化部部长茅盾任编委会主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作协党组书记兼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丁玲、文艺理论家杨晦等任编委会委员。“新文学选集”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是新中国第一部汇集“五四”以来作家选集的丛书。

这套丛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是“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共12种，即《鲁迅选集》《瞿秋白选集》《郁达夫选集》《闻一多选集》《朱自清选集》《许地山选集》《蒋光慈选集》《鲁彦选集》《柔石选集》《胡也频选集》《洪灵菲选集》和《殷夫选集》。“健在作家”的选集为第二辑，也12种，即《郭沫若选集》《茅盾选集》《叶圣陶选集》《丁玲选集》《田汉选集》《巴金选集》《老舍选集》《洪深选集》《艾青选集》《张天翼选集》《曹禺选集》和《赵树理选集》。

“选集”的编排、装帧、设计、印制都相当考究。健在作家选集的封面由本人题签。已故作家中，“鲁迅选集”四个字选自鲁迅生前自题的“鲁迅自选集”，其他作家的书名均由郭

沫若题写。正文前印有作者照片、手迹、《编辑凡例》和《序》；“已故作家”的“选集”中有的还附有《小传》，《序》也不止一篇。初版本为大32开软精装本，另有乙种本（即普及本）。软精装本扉页和封底衬页居中都印有鲁迅与毛泽东的侧面头像，因为占的版面较大，格外引人注目。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刊印鲁迅头像是为了突出鲁迅在新文学史上的权威地位，将鲁迅头像与毛泽东头像并列刊印在一起，则寄寓着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发展的最终方向，就是走向1942年以后的文艺上的“毛泽东时代”。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践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文艺发展的正确方针，是新中国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已故作家”中，鲁迅、朱自清、许地山、鲁彦、蒋光慈五人“因病致死”；瞿秋白、郁达夫、闻一多、柔石、胡也频、洪灵菲、殷夫七人都是“烈士”，是被反动派杀害的。鲁迅和瞿秋白是“左联”主要领导人；蒋光慈、洪灵菲、胡也频、柔石、殷夫都是“左翼作家”。闻一多、朱自清是“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个人主义者”，但他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表现

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①“已故作家”和“烈士作家”选集的出版，“正说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的文学和文化所走过来的路，是壮烈的”^②。

“健在作家”中郭沫若位居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主任，是国家领导人。茅盾“是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曾积极参加党的筹备工作和早期工作”，^③又是新中国的文化部部长、作家协会主席，身份特殊。洪深、丁玲、张天翼、田汉、艾青、赵树理等都是党员作家。叶圣陶、巴金、老舍、曹禺等人在文学上的成就自不待言，又都是我党亲密的朋友，是“进步的革命的文艺运动”（茅盾语）的参与者，是“革命文艺家”^④。

“健在作家的作品”，由作家本人编选，或由作家本人委托他人代选。“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由编委会约请专人编选。《郁达夫选集》由丁易编选、《洪灵菲选集》由孟超编选，《殷夫选集》由阿英编选，《柔石选集》由魏金枝编选，《胡也频选集》由丁玲编选，《蒋光慈选集》由黄药眠编选，《闻一多选集》和《朱自清选集》均由李广田编选，《鲁彦选集》由周立波编选，《许地山选集》由杨刚编选。编委会约请的编选者

①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② 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

③ 胡耀邦：1981年4月11日在沈雁冰追悼会上的致词。

④ 冷火：《新文学的光辉道路——介绍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学选集”》，《文汇报》1951年9月20日第4版。

多为名家，且与作者交谊深厚，对作者的创作及其为人都有深切的了解，能够全面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准确地阐述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鲁迅选集》和《瞿秋白选集》则由“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规格更高。

这套丛书的意义首先在于给“新文学”定位。《编辑凡例》中说：“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新文学的历史就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这种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做法，把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以及意识流小说等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挡在“新文学”的门槛之外了，在今天看来不免“太偏”，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大欢乐的节日”里，似乎是“全社会”的“共识”。《编辑凡例》还说：“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使读者“藉本丛书之助”，“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从而点出了这部“新文学选集”的“文学史意义”：编选的是“作品”，展示的则是“新文学的发展的过程”。把“现实主义的文学”作为“新文学”的主流，以此来筛选作品；重塑“新文学”的图景；规范“新文学史”的写作；建构“新文学”的传统；回归“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为新中国的文学创作提供借鉴和资源，乃是这套“新文学选集”的意义和使命所在，因而被誉为“新文学的纪程碑”。

遗憾的是这套丛书未能出全。“已故作家及烈士的作品”

只出了 11 种，《瞿秋白选集》未能出版。瞿秋白曾经是中共的“领袖”，按当时的归定：中央一级领导人的文字要公开发表，必须经中央批准。再加上瞿秋白对“新文学”评价太低，他个别文艺论文中的见解与“左翼”话语相抵牾，出于慎重的考虑，只好延后。健在作家的选集也只出了 11 种，《田汉选集》未能出版。他在 195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田汉剧作选〉后记》中对此做了解释：

当 1950 年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五四作品的时候，我虽也光荣地被指定搞一个选集，但我是十分惶恐的。我想——那样的东西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再加，有些作品的底稿和印本在我流离转徙的生活中都散失了，这一编辑工作无形中就延搁下来了。

“作品的底稿和印本”的“散失”，并不是理由；“惶恐”作品“在日益提高的人民的文艺要求下，能拿得出去吗？”，这才是“延搁”的主因。出版的这 22 种选集中，《鲁迅选集》分上、中、下三册，《郭沫若选集》分上、下二册，其余 20 位作家都只有一册，规格和分量上的区别彰显了鲁迅和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

将，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主将”和“向导”^①，从而为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序定下规则。

鉴于这套丛书的重要意义，本社依开明版重印，并保留原有的风格，以飨读者。

开明出版社

^① 周恩来：《我要说的话》，重庆《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7日第1版。

编辑凡例

一、此所谓新文学，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而言。如果作一个历史的分析，可以说，现实主义是“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主流，而其中又包括着批判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旧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也曾被称为新现实主义）这两大类。新文学的历史就是从批判的现实主义到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发展过程。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便有了一个新的更大的发展，并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最高指导原则。

二、现在这套丛书就打算依据这一历史的发展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以便青年读者得以最经济的时间和精力获得新文学发展的初步的基本的知识。本来这样的选集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按照作品时代先后，成一总集，又是个别作家各自成一选集；这两个方式互有短长，现在所采取的，是后一方式。这里还有两个问题须要加以说明。第一，这套丛书既然打算依据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过程，选辑“五四”以来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换言之，亦即企图藉本丛书之助而使读者能以比较经济的时间和精力对于新文学的发

展的过程获得基本的初步的知识，因此，我们的选辑的对象主要是在一九四二年以前就已有重要作品出世的作家们。这一个范围，当然不是绝对的，然而大体上是有这么一个范围，并且也在这一点上，和《人民文艺丛书》作了分工。第二，适合于上述范围的作家与作品，当然也不止于本丛书现在的第一、二两辑所包罗的，我们的企图是，继此以后，陆续再出第三、四……等辑，而使本丛书的代表性更近于全面。

三、本丛书第一、二两辑共包罗作家二十四人，各集有为作家本人自选的，也有本丛书编委会约请专人代选的，如已故诸作家及烈士的作品。每集都有序文。二十餘年来，文艺界的烈士也不止于本丛书所包罗的那几位，但遗文搜集，常苦不全，所以现在就先选辑了这几位，将来再当增补。

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
一九五一年三月，北京

序

周立波

我和鲁彦相处的日子很少，但在选编他的遗作时，我常常记起一件事情来。

那是一九三九年在桂林的事。有一天，我们同到街上走，碰到几个陌生的孩子在路边玩耍，鲁彦就站住，和他们亲切的谈笑，久久不想离开。这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年人是爱孩子的，但大都是爱自己的孩子，像鲁彦一样的把马路上的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女般的欢喜，在旧社会里是很少见到的。鲁彦的这种情感，充分的表现在他的小说《小小的心》里。

鲁彦虽然也有奔放的、呼号的诗篇，但大多数作品是对于旧社会的现实生活的细致的刻画。他生活在中小资产阶级的环境里，凭锐敏的眼力，他看透了旧社会的不合理，目击了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之下的贫苦人民所受的恐怖与灾难。他也看见了一般小康人家的家庭里，都充满着争吵和不安。人们为个人的利益，为几个小钱，一点小事和一些闲气，往往闹得

神鬼不宁，打得头破血流，彼此之间常常只有欺骗和倾轧，人生显得这样的无情，这样的黯淡，缺乏清早的灿烂的阳光，这使怀着一颗炽烈的心的人，无法找到安慰。在《童年的悲哀》里，鲁彦描写了一个雇工，叫做阿成哥。这是一个正派的、愉快的、多才多艺的人物，是他所肯定的旧社会里的好人。他给阿成哥安排了一个悲惨的命运。阿成哥死后，代表作者情感的书中的“我”叹息说：“我过的艰苦和烦恼的日子太多了，我看不见幸福的一线微光。”

“看不见幸福的一线微光，”这也许是鲁彦喜欢孩子的原因之一吧。他爱孩子的“漂白的纸一样的心”，这样，使他看不惯旧社会的骚扰和苦难的眼睛，可以暂时的获得休息。

鲁彦的生活经历并不很丰富，正如他自己说的，总觉得“生活还不够”。又因为没有投身到人民解放斗争的主流里，对于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来解放自己的可能还没有充分的看清。因此，他一写到战祸与灾难，自己总有救世救人的心愿，而又感到自己的无力，“咒诅着社会，又翻不过这世界”（《秋夜》）。他的这种无力的叹息，也表现在《厦门印象》里，在那篇报告里，他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看到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愚民政策，以及帝国主义强盗统治之下的人口买卖、械斗和鼠疫、人民受着无穷无尽的灾祸与苦难，被压榨得透不过气来。鲁彦叹息道：“天灾人祸，未来在那里呢？”

追求未来，而又看不见未来在哪里，是表现在鲁彦许多作品里的主要的思想。

鲁彦热烈的同情劳动人民，但对于他们的生活，因为接触

不多，理解还不够深刻。他的长篇小说《愤怒的乡村》，在描写旧中国的乡长一流人的时候，是出色的，但是其中的青年农民华生，却未免带着知识分子的一些特有的情感。《黄金》里的泥水匠，不像农村里的手工业者，倒像流氓无产者。但是他的《李妈》却是一篇逼真的描写了农妇出身的娘姨的小说。熟悉上海娘姨生活的人，就会惊讶于他的描写的真实。娘姨李妈是一个遭了天灾人祸，从农村里逃难出来的寡妇，为着要养活她心爱的儿子阿宝和她自己，李妈跑到上海做娘姨，开始作工的时候，她正直，努力，日夜劳苦，对主人诚实得和自己一样，东家还不把她当做人看待。往后，她反抗了。她用欺瞒手段，揩油办法，来报复主人，来谋得自己生活的暂时的解决。李妈也想：“她和她的丈夫命运坏，阿宝的命运也许要好些，谁能说他会不会翻身呢？”这和他的别的许多小说一样，也把希望放在渺茫的未来。在这小说里，充分说明了鲁彦对于旧社会的剥削阶级的极端的仇视和对于被压迫者的深切的同情。但他是从他的正直的人道的立场来看这些个别的事例，他看不见阶级与阶级之间的严重的斗争，看不见工人农民的解放运动的胜利的前途。他所写的李妈的反抗，只是个人的对立。李妈的希望，只是渺茫的希望，“阿宝的命运也许要好些，”只是“也许”，而不是“必然”，她看不见工农阶级胜利的必然。

在没有天灾人祸的地方，在平静的乡村，鲁彦描写了一些小资产阶级的家庭，这些人，也并不平静。像《桥上》中的伊新叔，《黄金》里的如史伯伯，《屋顶下》的本德婆婆，都没有把希望放在未来。他们只想维持现状，但当“工业文明”开

始侵入乡村，帝国主义的商品泛滥于中国的时候，小康之家要维持现状，也是很难的。他们走着下坡路，显出不安和烦恼，他们的不安和烦恼，正如茅盾先生所说的：“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的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茅盾：《王鲁彦论》）

在鲁彦生活的当时，也有对于旧社会的现状毫无怨言的人物，那就是《胖子》里的大少爷，一个十足的剥削阶级的寄生者。对于这种人，鲁彦是投以讽刺之笔的。这种人物成天不干活，“吃完就睡，睡起又吃”。他所担心的是长得太肥了，太太不爱他。小说的结尾是在大热天里，大少爷慌慌忙忙的从家里走出，为的是找医生打针，使他变瘦点。这就是他的生活的高尚的目的。

一般的说，鲁彦是不长于讽刺的，他的小说暴露了庸医的害人，但也不能算是讽刺的佳品，然而《胖子》却是一篇隽妙的作品。

鲁彦的文章风格很朴素。他对于自己描写的对象都非常熟悉；各种人物，甚至于动物的心理和行动，都写得很逼真而且很深刻。事件发展的过程也写得很好。《屋顶下》的本德婆婆和她儿媳的关系，由互相体贴，到互相猜疑，到互相辱骂，发展得非常之自然。《桥上》中的林吉康，把伊新叔逼得一天紧一天。《黄金》里的如史伯伯的处境，一步比一步紧迫，到最后，简直使人透不过气来。在《小小的心》里，他细腻地描写着阿品的心，为我们展开了儿童的复杂的心理。一枝被压抑的幼芽，有时沉郁，有时高兴，有时多情，并不如我们想象的简